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WOLFGANG VON GOETHE

威廉的修業年代

伍蠡甫譯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by GOETHE

威廉的修業年代

伍蠡甫譯

英漢對照西洋文學名著譯叢 (3)

0007679



譯 者 序

譯 者 序

分作八卷，卷各數章的威廉修業年代，再加上了不分卷而總共十九章的威廉旅行記(Wilhelm Meister's Travels)可算是一部大小說。也許爲了篇幅的關係，中國至今還沒人翻

譯 者 序

譯它。然而，外國名作者的五十年祭，一百年祭，或一百五十年祭已成了我們一種的時髦，於是哥德也就能在去年今日，一度引起大家的興趣。國聞週報，讀書雜誌等好像給他出過特刊，此外還有宗白華先生等的哥德之認識，張月超先生的哥德評傳。但是關於他的作品，却只添了余文炳先生譯的迷娘，是選威廉修業年代上關於密格恩(Mignon)的一切。久被期望着的下卷浮士德還是不出來，恁大一部的威廉前後傳，當然也更譯不到。因為，想起現在一切都是不景氣，書店老板能

譯 者 序

不戰戰兢兢，少收冷門貨，賣文乞丐也敢不小心將事嗎？

不過，爲了認識一個文豪，使書業稍稍吃點虧，究竟不算文化的損失。所以，在哥德——因爲這一次確也說不到熱——漸漸冷去時，還來節譯他的威廉前傳，或者不能算是時間和精力的浪費吧！

一般認爲浮士德最能表現哥德成熟的思想，這在威廉傳上也可看到些。威廉是人的一型，所謂修業，旅行都描寫人的歷程。至於這薄薄的節本雖只保留原文小小的一部份，但是重大題目都沒有刪掉。要

不是當修辭來欣賞，那末，這僅當原作千分之一的一卷，或者確已探得題目背後的思想，不致毫無供獻於讀者了。

這部前傳結撰得嚴整。從主人翁的遭遇自然而然引到『證書』的意義，暗示人生以徑途。作者劈頭就說，威廉最喜歡的是戲劇，戲劇能給他生命的誇耀，他只盼望將來做名伶。他玩弄着九英寸高的木偶，把它們包在手巾裏，去探望他的愛人馬利愛娜。『他對戲劇的愛好溶入他對馬利愛娜的初戀。』(一卷三章)他愛戲劇，因而又愛女人。

然而他畢竟格外醉心舞台所能給他的光榮，女子情深，繫他不住。他以爲愛只不過給他一種力，使他早點實現舞台對他的期望，此外不再有什麼。所以，一旦他的商人父親叫他出外學生意，他便認爲開始擺脫家庭，投奔前程的時機已經來到。於是他毅然撇開所愛，出發去了。因爲，「他現在格外認清，劇場是他的天職，當他已經握有馬利愛娜的手，他覺得這悠遠的目的離他漸近了！」（一卷九章）

換句話，威廉好像先凝固一個意念，使以後的經歷一齊趨赴它。

他又好像預定生命的路向，一幕一幕地演下去。然而，作者不久就告訴我們：威廉的際遇阻撓他宿願的展開。他不由自主地遺棄了馬利愛娜；她爲他養的斐力克司竟流落到貴族羅柴里歐的女人奧利力亞的手中；更由奧利力亞轉入羅柴里歐的愛人塞勒莎的『懷抱』了。他愛塞勒莎，便辜負馬利愛娜，理性這樣告訴他。然而，如果塞勒莎永久看養他和馬利愛娜結合的附帶物斐力克司，威廉便也能夠稍稍減輕他對舊愛的辜負。所以解決了孩子寄養的問題，威廉才能愛上一個新人。然

而納脫力亞也有無限的嬌好，在日常接觸中，已捉住他的心。於是理性，熱情交戰着，結果一切竟同機會的來投；那裏還有什麼威廉預先指定的步伐？他臨了對羅柴里歐所說的一句話，真吐露他的心…『…你明白我只不過是糾纏不已的幸運的犧牲者…』(八卷，十章)

作者又告訴我們：威廉在生命過程中，從未知到已知，從現今的渺茫到將來的豁朗；然而這在根本上不是絕對可能的。因為全知雖是一個止境，却懸在永遠的將來，人固然都想向它走，而實生活的遭逢

却把人拉開了。所以，未知的人有了實遇便算已知，再陸續地通過實遇便算不離全知之道了。這裏，我們已被引到『證書』的意義。它的大旨是：

(1) 生活是實際的，活着就有實際的遭遇。實遇之來不能預知，不能從心所欲，用不着人煩心，所以很便當。

(2) 實遇的結果是引導一個人從未知到已知。他如果想立在已知上，作一己的主張，這便不像實遇之僅具被動性，而是完全主動了。這又叫做思維，是比較困難點。

(3) 至於意念就是這般思維的結果，也就是實遇再進一步的結果。要使實遇的二重果互相吻合，中間必定要忽略了若干不速而至的機會。這就好像以未知或已知去涵蓋全知，當然不是可能的。人如果想做不可能的事，只不過是自尋麻煩耳。

(4) 藝術既是人力的使用，所以也就是介於實遇和知之間的無限行程。個人生命即使會很長，也無從範圍它。所以在短促的人生裏，藝術乃見悠長了。於是，凡從有限的歲月中批判那了無止境的經歷，

或就萬花撩亂的對象構造一己的思維，當然也不是容易的。

(5) 然而，最須記取的還是：只有運用實遇所資養的思維，才能批判人生，與以意義。

威廉得到這張證書，不啻決定以後生命的流向。不過前此的一切都是他所預料不到的，他終被擬作舊約聖經上撒母耳前書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的沙爾。他雖然沒有給父親找到失去的那匹驢，却糊裏糊塗做了以色列人 (Israel) 的王了。威廉雖說不出王國的價值，却不願意再拿這王國給他的快樂去掉

換任何的其它。他要永遠佔有這幸福。在他一生裏，既然沒有任何其它可以趕上這幸福，於是這幸福便成了他生命的定流，不再轉變了。換句話說，生命有定向，以後的步伍也不會再變了。威廉的人格靜止化，乃見以前的劇場熱只是一種迷蒙的憧憬。必在獲得王國後，批判的力才能從意識的深處出來，向他起了巨大的作用。一幕幕的實生活他都看過了，但是他不曉得他頂頂喜歡那一幕直到沙爾出演他才構成批判力。他運用這力，他於是希望將來的歲月永遠能如此。

哥德在寫給席勒 (Schiller) 的信上說：『世間的真實有時好像告訴我們，「人們總想找尋上帝所不肯給與他們的東西。」凡對於藝術的淺嘗，或一切的虛偽都屬這一類。然而每一個謬誤的步驟總可以造成無從估價的幸福，在威廉傳上可以看到些例子。』

他和厄克邁 (Eckermann) 的談話也說過：『這本書有難以計數的暗示，我自己也摸不出其中的關鍵。大家常要給它找出一個中心點，不過這是不容易，並且也許是不應該。我又這樣想，它如果把一個繁

複的人生啓示在我們的眼前，那已是很夠了，我們又何必再去追問它
有否含着一個顯明的意向呢？只有一羣唯理主義者才會這樣地企圖。
但是，如果有人一定要如此地問法，那末前傳收場的一句話可以概括
盡（即關於沙爾的話。）讀者只須這樣地記住：事實上這本書好像只是
說一個人無論怎樣蠢，怎樣錯，只須有比較高遠的指導，最後總能
得到某種快樂的。』

在這些話裏，所謂幸福，所謂某種快樂，無疑地是人生的鵠的，而所謂較高較遠的指導便是證書所

譯 者 序

與的教訓，抑即預先期望於威廉的經過——實遇給與經驗；經驗培植批判，使生存有意義。走到王國，找着快樂，完成人的命意；於是對着人所獨擅的藝術，才算沒有辜負啊！

經歷是一切的賜予！這是前傳的核心。

★ ★ ★

現在挨到我們自由批評這篇小說了。

人生若戲，若干幕編成一部生命史。這篇小說也只不過是齣歷史劇，那末我們不妨各就自己的戲幕

來給它一個忠實的估量。

拿一個青年做例子。他如果讀得起書，便會在學校裏，跟着教授們的宣傳，啓了求知的一扇門，也許還會深深鑽進某某一個主義裏。他住在門裏邊，不再看見門外的世界，門上都高懸那某某主義的招牌。不過，女人的顏色好，聲音嬌，多少有點新奇，於是就透射到這深幽的室內。他猛地拆下門上的招牌，開門帶了女人，雙雙飄然地去了。再下來一幕，或者可以看到麵包在他成了問題，女人雖美，幫助不了他。他不能不踏入水深火熱中。

在那裏，凡事也還須弄出一個派頭來，不然就像沒有腳根，站立不住的。換句話，就是要有招牌。於是他這小組織的門上又掛起幾月或幾年以前親手拆下的那一塊。他無需找新的，因為教授們本來只給他這一塊，別謀蹊徑也未免太費事。

這末一個青年即使落伍點，不願領受多少的思想，但是他也會覺得，從進學校直到現存的自己可以畫成各不相同的三個人。他也会直認，虛偽平添在第三個自己上。他要是會得想想的，或者還要很懊惱：明知事情不過是如此，那末於其

有了女人以後還得要吃飯，何如開首乾脆地不出那扇門，反正住得越久，社會越會重視他。同他一樣設想的人當然也很多，然而這究竟是種精神的浪費，太過無聊吧！

因為唯一的理由是：對於任何過往的追悔，根本何異於從娘胎裏出來就想睡到棺材裏，恭候那幾十年後的某天某刻，更何異於一次吃光一生的糧草！

段落是生命的階梯。一口氣走完這梯子固然沒有這回事，除非生下來就一命嗚呼。可是，如果一眼能望見樓梯的盡頭，看到由下而上

所有的經過，這也未必很有趣。因為味道本來是要慢慢才嘗得。因此，單就愛的經過說，威廉之所以始而馬利愛，繼而塞勒莎，終乃納脫力亞，這也不過因為他在梯上所見恰巧是後來居上。但是愛最富黏貼力。就在厭舊喜新的時候，這力還是抵死拉着他；而難捨難分的當兒，憐惜的意思又常會插入愛的勢力圈。世上有白首相偕的愛，不過這愛的因素早已不是單純的愛了，憐惜要佔若干成。這個理由也是很簡單。愛恐怕都始於肉美，進一步才有靈魂美；肉美不能保持到暮年

，而愛却能支持到『鬢髮各已蒼』的時候，那末這支持的力量之不在肉而在靈，抑即不在純愛而在憐愛混合上，自是非常明顯了。

接着我們或者還要問：我們爲什麼要憐惜？在一般自命強者看起來，憐惜是非常可恥的名辭。但是着眼於全人幸福的一個主義，尤其是這個主義的擁護者，也竟會時常受到敵人的同情，這豈不就是這個可恥名詞的作用嗎？所以剿匪捕盜的勝利者，有時也會對着屈服之羣撥動自己的心弦。道德的需求實在是人間至力。矗立現代文壇，不受

譯 者 序

絲毫動搖的理論是左翼的，不是右翼的。盛取最多眼淚的作物不是金屋裏小嬌娘的傷感，而是蹂躪於統治層淫威之下的大眾的哀鳴。關於這些現象，也恐怕只有充滿道德需求的心靈脆弱的人才可以解釋無憾罷！

要不是爲了全人幸福的使命，文學者恐怕都想優遊象牙塔內，抒寫私情！文學批評者又何須死捧着階級鬥爭的理論！？創作的徑途也更用不着受這種理論的指導和包辦！？

然而，存在既然還是建立於損人利己的原則，道德便不能不常常

講在最頭上。於是乎，它竟有神一般的力量，教導我們怎樣預立生命的徑途，儘先告訴我們階段的經過，要我們站在一個階段上努力促成另一階段的實現。我們的意志並非自由的，一切都已安排得井然，我們只須按步就班地走去。只要甘心循着必然的道路，我們便也算是有了自由了。這就是說：自由不是漫無約制的，個人的，無政府的，它只不過是『遵從』『服膺』的一個結果。

因此，我們回顧威廉式的人生，覺得未免太近卽興主義了。雖然

證書上也有相當的預約，但是並沒有史的觀點，系統和步驟，只如銀幕上偵探，勇士的出沒，以剎那間的奇遇構成存在的趣味。即使威廉對於馬利愛娜有憐惜，對於塞勒莎有理性的制約，對於納脫力亞有單純的愛，然而他所造成的幸福未嘗超出一身之外，他縱能在三個女性間周旋得可告無罪，其如一般人類何！

然而，這實在太苛求，因為哥德根本是羅曼諦克的。

臨了，讓我再嚙嚙一兩句：

道德的味兒聽去很討厭，很煞

譯 者 序

風景。但在今日，構成一切辨爭和批判的基礎的，還不就是它！

這或者太沒趣味了——然而所幸它已經不是傳統的護持者——它只是人和人的關係上，一個最最公平原則的追求！

一九三三，五，一四，蠡甫

I.

ON THE ROAD

在 途 中

THE moment was now at hand to which poor Mariana had been looking forward as to the last of her life. Wilhelm Meister, the man she loved, was departing on a long journey in connection with his father's business; a disagreeable lover was threatening to come.

"I am miserable," she exclaimed, "miserable for life! I love him, and he loves me; yet I see that we must part, and know not how I shall survive it. Wilhelm is poor, and can do nothing for me—"

Darkness had scarcely come on when Wilhelm glided forth to her house; he carried with him a letter in which he entreated her to marry him forthwith, saying that he would abandon his father's business, and earn his living on the stage, to which he had always been strongly drawn. This he could do with certainty, as he was well acquainted with Serlo, manager of a theatre in a town at some distance.

His plan was to leave the letter with her, and

可憐的馬利愛娜一向等着的那如同她生命終點的期間，現在快要來到了。威廉邁士特，她所愛的人，爲了經管父親的生意，正要和她分手，走上遼遠的征程；同時，一個惹她不快的愛着她的人，於勢不能不到來。

『我痛苦，』她嘆道，『我一生痛苦！我愛他，他也愛我；然而我竟須眼看着這無可避免的分離，我不曉得我以後怎樣再生存。可憐的他，一點也不能幫助我——』

天剛黑，威廉就幽幽地走到她家來；他帶着一封信，在信上他要求她立刻同他結婚，他說，他願意拋棄了他父親的生意，到他一向所醉心的舞台上去養活他自己。他有把握可以這樣做，因爲他有一個好友叫塞羅，是隣近鎮上一家劇場的經理。

他原想把這信交給她，停一會再來取回信。那時

return a little later for her answer. The vehemence of his emotion at first prevented him from noticing that she did not greet him with her wonted heartiness; she complained of a headache, and would not hear of his coming back later that evening. Suspecting nothing wrong, he ceased to urge her, but he felt that this was not the moment for delivering his letter. He retained it, therefore, and, in a tumult of insatiable love, as he tore himself away from her he snatched one of her neckerchiefs, and, after pressing it madly to his lips, crushed it into his pocket.

His whole being was in a ferment of excitement as he walked aimlessly about the streets. Midnight found him again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Mariana's house; consciousness of the fact brought him to himself. He went slowly away, set himself for home, and constantly turned round again; at last, with an effort, he constrained himself, and actually departed. At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looking back yet once more, he imagined that he saw Mariana's door open, and a dark figure issue from it. He was too distant to see clearly, and in a moment the appearance was lost in the night.

On his way, he had almost effaced the unex-

間，情緒的猛烈，竟使他沒有注意到：她不像先前那樣誠摯地對待他；她只說是頭痛，請他等一會兒不必再來了。他絲毫沒有推測到此中的破綻，便不再向她堅持，不過他又覺得這總不是交信的時候。因此他將那信留住了，然而在勉強離開她的當兒，一陣無從壓足的熱愛竟驅使他搶了她的一條頸巾，狂吻之後，塞入自己口袋裏。

他走在一條條的街上，不曉得要往那裏去，整個的他分解於種種的刺激中。半夜裏，他不知不覺地又走近了馬利愛娜的屋子；待他明白他重到這裏來，他才算清醒了。他又慢慢走開去，決定要回家，然而他屢次還得轉回來。最後，經過一次的努力，他才制服着自己，真地走開了。在街頭的轉角上，又一回首，他好像看見馬利愛娜的門開了。裏面走出一個黑影兒。他站得太遠，看不清楚，一剎那間這一現就消失在夜中。

在路上，充分的理智幾乎將他預料不到的癡迷，

pected delusion from his mind by the most sufficient reasons. To soothe his heart, and put the last seal on his returning belief, ere he disrobed for the night, he took her kerchief from his pocket. The rustle of a letter which fell from it took the kerchief from his lips; he lifted it, and read a passionate letter from another man, railing at her for her coldness on the preceding night, making an appointment for that same night, and breathing a spirit of intimate familiarity.

* * *

A violent fever, with its train of consequences, besides the unwearied attentions of his family, were so many fresh occupations for his mind, and formed a kind of painful entertainment. On his recovery, he determined to abandon for ever his former leaning towards the stage, and to apply himself with greater diligence to business, and, to the great contentment of his father, no one was now more diligent in the counting-house. For a long time he continued to show exemplary attention to his duties, and was then thought sufficiently master of his business to be sent on a long expedition on behalf of the firm.

The first part of his business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Wilhelm found himself at a little mountain town called Hochdorf. A troupe of actors had got

從腦海中抹去。爲了安慰自己的心，和保持一度失去而又回來的信仰，他在解衣入睡前，從口袋裏掏出她的頸巾。一封信從巾裏落下的沙沙聲，立刻把它從他的唇邊拿開去；他拾起一讀，原來是另一男子給她一封熱情的信，信上責備她前夜對他的冷淡，約她也在今夜再見面，行間滿是一股親密的意思。

* * *

他患着利害的熱病，病中給他的一切，引起他腦海裏許多新問題，造成苦痛的蘊蓄，雖然他家裏的人，毫不疲倦地照顧他。等到復原後，他決心永遠放棄先前走向舞台的志願，勤力地做生意；結果他一變而爲會計室中最勤力的一員，使父親真滿意。有好久，他對於他職務的專心，可作大家的模範，因此人人都想他是個專才，足以代表公司，上遠處做生意。

威廉第一樁生意，很得手，他耽擱在一個山村，叫做霍去洵甫。那時，有一戲班子正擱淺在這村莊上，他們一個大錢都沒有，因爲負債，行頭一類的東

stranded there, their exchequer empty, their properties seized as security for debts. Wilhelm recognised among them an old man whom he recollected as having seen on the stage with Mariana. After some hesitation, he hazarded a question concerning her. "Do not speak to me of that baggage!" cried the old man. "I am ashamed that I felt such a friendship for her. Yet, had you known the girl better, you would excuse me. I loved her as my own daughter; indeed, I had formed a resolution to take the creature into my own house, and save her from the hands of that old crone Barbara, her confidante; but my wife died, and so the project came to nothing. At the end of our stay in your native town, I noticed a visible sadness about her. I questioned her, but she evaded me. At last we set out on our journey. She travelled in the same coach with me, and I soon observed what she could not deny, that she was about to become a mother. In a short time the manager made the same discovery; he paid her off at once and left her behind at the village inn.

Wilhelm's old wounds were all torn open afresh by the old man's story; the thought that perhaps Mariana was not wholly unworthy of his love was

西，全被扣作担保品。這班子裏，有個老頭兒，威廉認識的，以前和馬利愛娜一同看過他的戲。躊躇了一下，威廉冒着險向老人提出一個問題，關於她。『不要跟我說起那個賤婦了！』這老人喊道。『我覺得慚愧，我以前對她有過這樣的交情。然而假如你對她認識清楚些，你就會原諒我。我愛她好像自己的女兒；我的確有過一次決心，想接這可憐人到我家裏來，從她的密友巴巴拉那個老太婆的手中，把她救出了；可惜我的女人死了，因此這計劃終成泡影。當我們耽擱在他的家鄉的最後幾天，我看見她的悲哀，竟無法可隱藏。我問她，她避開不肯說。末了我們動身，她和我同車，我不久就發見她所不能否認的事實，那就是她快做母親了。不久我們的總管也同樣地發覺了；他立刻付清她的工錢，把她丟在村上的客棧裏。』

老人一篇的故事重新裂開威廉的舊創傷；他先前的意念以為馬利愛娜並不是完全不值得他的愛，現在復活了。不但這樣，就是人家對她種種刻毒的非難，

again brought to life. Nay, even the bitter accusations brought against her could not lower her in his estimation; for he, as well as she, was guilty in all her aberrations. He saw her as a frail, ill-succoured mother, wandering helplessly about the world.

The old longing for the stage came back to him with redoubled force; he determined to give it vent, for a time at least, and to this end he advanced to Melina, the manager of the actors, a sum of money sufficient to redeem their properties, and accompanied the troupe until such time as it should be repaid.

A profitable engagement soon came their way. A wealthy count, who happened to pass through the town, required their services to entertain the prince, whom he was shortly expecting as a guest. For several weeks they stayed at his castle, and when, on the prince's departure, their engagement came to an end, they were all weightier in purse than they had been for many a long day. Melina was now in hopes to get established with his company in a thriving town at some distance. To get there it was necessary to take a considerable journey by unfrequented roads.

Accordingly, conveyances were hired, and a start was made. Towards evening, they began

也不能降低他對她的評價；因為她一切的過失是他和她共同造成的。他看她好像是一個脆弱的，沒人援救的母親，一籌莫展地漂泊在世間。

投身舞台的宿願重又支配他，力量却比前強一倍；他決心要償這宿願，縱然為時不能久，因此他墊付那戲班總管曼林拿一筆足夠贖出那些行頭的款子，同時他就跟着他們在一處，直到那筆墊款清償了。

不久他們就做得一宗很好的交易。一位富有的伯爵，碰巧經過這鎮上，邀定他們獻藝，款待那行將來此作客的王子。於是他們在伯爵的堡裏住了好幾個星期，等到王子動身，他們的事體才算完畢，大家的錢袋重了些，這是許多日子不會有過的。因此，曼林拿和他的夥伴想上一個遠點的熱鬧的地方，去謀相當的樹立。不過，要到那裏得經過一個很長的路程，走些荒僻的路。

車輛僱好，於是出發。靠近黃昏，他們在柵樹林中起首張開帳幕；每人都忙着做他派得的工作——女

to pitch their camp in the midst of a beech wood; all were busily engaged about the task allotted to each—the women to prepare the evening meal, the men to attend to everything necessary for their comfort for the night. All at once, a shot went off; immediately another; the party flew asunder in terror. Next moment armed men were to be seen pressing forward to the spot where the coaches, packed with luggage, stood.

The men all rushed at the intruders. Wilhelm fired his pistol at one who was already on the top of the coach cutting the cords of the packages. The scoundrel fell, but several of his friends rushed to his aid; our hero fell, stunned by a shot-wound and by a sword-stroke that almost penetrated to his brain.

When he recovered his senses, it was to find himself deserted by all his companions except two of the girls. His head was lying in Phillina's lap, while Mignon, the child whom he had rescued from a brutal circus master who was ill-treating her, was vainly trying to staunch his wounds with her hair. For some time they continued in this position, no one returning to their aid. At last, they

的預備晚飯，男的安排一夜安適所必要的東西。忽然間，飛來一顆子彈，緊接着又是一顆；全班人嚇得逃散了。再接着，一些武裝的人出現了，逼近一輛輛裝着行李的馬車所停的地方。

大家都向着這羣敵人衝上去。威廉對準了那已經爬到馬車頂上正在割斷行李繩索的一個人，開放他的手槍。這惡漢應聲而倒，可是他的幾個同夥一齊奔來幫助他；於是我們的英雄也倒了，受了一處槍傷，和一處幾乎深入腦子的刀傷。

當他知覺恢復後，他發見他已被所有的同伴遺棄了，除掉兩個女孩子。他的頭靠在斐列拿的膝上，密格恩——他救了的那位遭受一個蠻橫的馬戲主人虐待過的孩子——也正用她的頭髮來止住他創口中的血，可是不見效。他們這副形狀，持續了一些時光，同伴中沒有一個回來救他們。最後，他們聽見一羣馬隊走到這條路上來；在馬背上，露出一位年輕的貴婦，還跟着許多騎士。威廉注視這生人的溫和、恬靜、而有

heard a troop of horses coming up the road; a young lady emerged on horseback, accompanied by some cavaliers. Wilhelm fixed his eye on the soft, calm, sympathising features of the stranger; he thought he had never seen aught nobler or more lovely. In a few moments one of the party stepped to the side of our hero. He held in his hand some surgeon's instruments and bandages, with which he hastily attended to his wounds. The lady asked several questions, and then, turning to the old gentleman, said, "Dear uncle, may I be generous at your expense?" taking off the coat that she was wearing as she spoke, and laying it softly above him. As he tried to open his mouth to stammer out some words of gratitude to the beautiful Amazon, the impression of her presence worked so strongly on his senses that all at once it seemed to him that her head was encircled with rays, and a glancing light seemed by degrees to spread itself all over her form. At this moment the surgeon gave him a sharper twinge; he lost consciousness; and on returning to himself the horsemen and coaches, the fair one and her attendants, had vanished like a dream.

同情的容貌；他想他以前所見的，從來沒有這般尊嚴可愛。不多一會，他們內中的一個，走到我們英雄的身旁。他手裏拿了一些外科醫生的用具和綑帶，連忙去看護他兩處的創口。這女子問了幾句話，隨後就向這位老人說：『親愛的伯父，你可否犧牲點，讓我做樁好事？』說話時，她脫下她自己穿着的外衣，輕輕放在他身上。他想張開嘴說幾句話，感謝這美麗的女英雄，正在這當兒，身旁的她的一個印象，對於他感官起了這樣強烈的作用，驟然間他好像覺得她的頭被圍在一道道的光芒中，閃爍的一亮又好像逐步展開它自己，罩住她的全身了。正在這當兒；那醫生給他更加利害的一扭；他失去知覺；待他甦醒，那些騎士、馬車、美人和她的隨從等，如夢般地一齊消失了。

II.

A MESSAGE FROM THE DEAD

死 者 的 傳 言

Wilhelm's wounds were slow to heal, and it was long before he was able to move about freely again. When he fully recovered he went to his old friend, Serlo, and obtained a position in his company, both for himself, and also for many of his companions in misfortune.

With Serlo he remained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until an untoward event led to his leaving him. Aurelia, Serlo's sister, had long entertained an affection for a nobleman, whom she knew by the name of Lothario; though at one time much attached to her, his affection had cooled off, and for a long time now he had not had any communication with her. Heartbroken at this treatment, though still devotedly attached to him, she gradually pined away, and complete neglect of her health finally brought her to her death-bed. Before she died, however, she wrote a letter of farewell to him, which she entrusted to Wilhelm to deliver as soon after her death as possible.

Arrived at the castle where the baron lived, he found his lordship unable to give him any attention that day, as he was engaged to fight a duel,

威廉的創傷好得慢，過了許久，行動才能自如。在完全復原後，他去尋他的老友塞羅，在他的戲班裏找到一個位置，這樣他既解決了自己，又解決了許多在患難中的朋友。

他在塞羅那邊很久，直到一樁事情不湊巧，他才離開了。塞羅的妹妹奧利力亞久已鍾情於一個貴族，那貴族據她所曉得，名叫羅柴列歐；雖然有一個時候他很依戀她，但是這熱情終於冷下去，他現在已有許久沒有和她來往了。她受到這待遇，心雖然碎了，而對他依舊纏綿，但是日漸消瘦了；她一點不顧自己的身子，終於死在自己的牀上。然而她臨死前，寫信給他，當做永別，這信交付了威廉，等她一死就送去。

威廉遵命到了那位男爵所住的城堡，才曉得這位貴人當天不能接待他，因為正要和人決鬪去，準備一切忙得很。他叫威廉暫且住下來，等一個比較方便的

and was busy settling up his affairs in preparation. Wilhelm was requested to remain until a more convenient season. On the following morning, while the company were seated at breakfast, the baron was brought back in a carriage, seriously wounded.

As the surgeon came out from attending him, the band hanging from his pouch caught Wilhelm's eye; he fancied that he knew it. He was convinced that he beheld the very pouch of the surgeon who had dressed his wounds in the forest, and the hope, so long deferred, of again finding his lovely Amazon struck like a flame through his soul.

The abbé entered from Lothario's chamber, and said to Wilhelm, "The baron bids me ask you to remain here to share his hospitality, and, i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to contribute to his solacement."

From this hour our friend was treated in the house as if he belonged to it.

"We have a kindness to ask of you," said Jarno, the baron's confidential companion, to Wilhelm one morning. "The violent, unreasonable love and passionateness of the Lady Lydia only hinder the baron's recovery. She must be removed

時機再見面。第二天早晨，一羣人坐着吃早飯，一輛馬車把男爵載回來，傷得很利害。

醫生診治了男爵走出來的時候，威廉瞥見他荷包上掛着一根帶子；他心想這帶子他曾經看見過。他認定這次所見的就是在樹林裏給他捆傷的那個醫生的帶子，於是他那延擱好久迄未實現的希望，要再去找他所鍾愛的女英雄，此時像電火般地射過他的心靈。

一個法師離開羅柴列歐的房間，進來對威廉說，『男爵吩咐我來請你留在這裏，受他的款待，在目前更望你能安慰他。』

從此我們的朋友住在男爵這裏，受到好像一家人似的待遇。

有一天早晨，男爵的一個心腹加諾同威廉說：『我們現在要求你一樁事。就是，力迪亞夫人暴烈而無理性的愛和熱情，只阻礙男爵的復原，所以非設法使她離開不可。他的傷痛須要休養和安靜；你明白她不能止息的熱望，不可抑制的驚恐，永遠不乾的眼淚如

by some means. His wound requires rest and calmness; you see how she tortures him with her tempestuous anxieties, her ungovernable terrors, her never-drying tears. Enough! Our doctor expressly requires that she should quit us for a while; we have persuaded her to pay a visit to a lady, an old friend of hers; it will be your task to escort her, as you can best be spared."

"I willingly undertake the charge," said Wilhelm, "though it is easy to foresee the pain I shall have to suffer from the tears, the despair, of Lydia."

"And for this no small reward awaits you," said Jarno. "Fraulein Theresa, with whom you will get acquainted, is a lady such as you will rarely see. Indeed, were it not for an unfortunate passage between her mother and the baron, she would long since have been married to his lordship."

When they returned from their visit, Lothario was in the way of full recovery. He was now for the first time able to talk with Wilhelm about the sad cause that had brought him to the castle. "You may, however, well forgive me," he said, with a smile, "that I forsook Aurelia for Theresa; with the one I could expect a calm and cheerful life, with the other not a happy hour."

"I confess," said Wilhelm, "that in coming

何使他若痛啊。哎，夠了！我們的醫生講得明白，她應該暫時離開這裏；我們已經說動她，去望望她的一個老友；現在就請你護送；因然你比較地最有空。』

『我願意担任這樁事，』威廉說，『雖然我不難預料我將來一定會感受力迪亞的眼淚和失望所與的痛苦。』

『可是你做了這樁事，將來給你的報酬也不會小的，』加諾說。『你將要認識一位塞勒莎佛朗萊，她更是你所罕見的女子。真的，要不是爲了她的母親和男爵的一件不幸的事情，她老早和男爵結婚了。』

當他們拜訪回來時，羅柴列歐將近痊愈了。他到現在才能開始和威廉談到那悲痛的動機，使他來到這城堡。『無論怎樣，你總很能原諒我，』伯爵帶笑說，『關於我之爲了塞勒莎而犧牲奧利力亞；我和塞勒莎或者能得一個恬靜快樂的生活，和奧利力亞便連愉快的一點鐘也都無望了。』

『我承認，』威廉道，『我到這兒來的時候，心

hither I had no small anger in my heart against you, that I proposed to censure with severity your conduct towards Aurelia. But, at the grave in which the hapless mother sleeps, let me ask you why you acknowledge not the child—a son in whom any father might rejoice and whom you appear entirely to overlook. With your tender nature, how can you altogether cast away the instinct of a parent?”

“Of whom do you speak?” said Lothario.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Of whom but your son, Aurelia’s son, the lovely child to whose good fortune there is nothing wanting but that a tender father should acknowledge and receive him.”

“You mistake, my friend,” said Lothario; “Aurelia never had a son. I know of no child, or I would gladly acknowledge it. But did she ever give you to believe that the boy was hers—was mine?”

“I cannot recollect that I ever heard a word from her expressly on the subject, but we took it so, and I never for a moment doubted it.”

“I can give you a clue to this perplexity,” interposed Jarno. “An old woman, whom Wilhelm



裏對你非常氣，打算想嚴厲責備你對奧利力亞的行爲。不過在一個不幸的母親所長眠的墓旁，讓我問你一句話，爲什麼你不承認那個孩子——那個任何父親都喜歡，而你却好像完全不顧的兒子？你天性仁慈，怎末能夠把父親的本性一古腦兒丟開呢？』

『你說的是誰？』羅柴列歐問。『我不明白你。』

『誰啊，還不就是你的兒子，奧利力亞的兒子，這可愛的孩子，他的命運好，什麼都不缺。只缺一個慈愛的父親去認他做兒子，把他收容了，』

『朋友，你弄錯了，』羅柴列歐說，『奧利力亞從沒有過兒子。我也沒有聽說他有孩子，否則我總喜歡承認的。然而，她究竟有過什麼表示，會使你相信這男孩是她的——也就是我的？』

『我不能記起我曾聽見她對於這樁事明白地說過一句話，不過我們都以爲是如此，並且我連一分鐘也沒有懷疑過。』

『關於這疑難，我能給你們一個頭緒，』加諾插

must have noticed, gave Aurelia the child, telling her that it was yours. She accepted it eagerly, hoping to alleviate her sorrows by its presence; and, in truth, it gave her many a comfortable hour."

This discovery awoke anxieties in Wilhelm. He thought of the beautiful child Felix with the liveliest apprehension, and expressed his wish to remove him from the state in which he was.

"We can soon arrange that," said Lothario. "I think you ought yourself to take charge of him; what in us the women leave uncultivated, children cultivate when we retain them near us."

It was agreed to lose no time in putting this plan into execution, and Wilhelm departed forthwith to fetch the child.

Passing through the house, he found Aurelia's old serving-maid, whom he had never seen at close quarters before, employed in sewing. Felix and Mignon were sitting by her on the floor.

"Art thou the person," he demanded earnestly,

嘴說。『有一個老嫗，威廉一定見過的，是她把這孩子交給奧利力亞的，還對她說，「這是你們兩人的」。她很願意地接受了，希望靠這孩子在身邊，可以減少她悲苦；實在說，這孩子的確使她常常安適的。』

這個發覺引起威廉的渴望。他想起了那活潑聰明而又好看的孩子斐力克司，他表示他的志願，要把他從現在的環境中救出來。

『那件事我們立刻就好辦，』羅柴列歐說，『我想你應該自己管教他；在我們方面，女人們所留下來而沒有養成的，孩子們自己會養成，只須我們把他們留在身旁邊。』

大家贊成立刻實行這計劃，於是威廉馬上出發，去領取這孩子。

他走進屋子，看見奧利力亞年老的女僕正在縫生活，這女僕他從來沒有逼視過。斐力克司和密格思坐在地板上，靠近她。

『你可是那個人』，他急急地問，『把孩子給與奧

“from whom Aurelia received this child?”

She looked up, and turned her face to him; he saw her in full light, and started back in terror. It was old Barbara.

“Where is Mariana?” cried he.

“Far from here.”

“And Felix?”

“Is the son of that unhappy and too tender-hearted girl. Here are Mariana’s last words,” she added, handing him a letter.

“She is dead?” cried he.

“Dead,” said the old woman.

A bitter grief took hold of Wilhelm; he could scarcely read the words that Barbara placed before him.

“If this should reach thee, then lament thine ill-starred friend. The boy, whose birth I survived but a few days, is thine. I die faithful to thee, much as appearances may be against me; with thee

利力亞的那個人？』

她望上看，掉過頭來對着他；他把她看得很清楚，不覺嚇得朝後退。她就是老嫗巴巴拉！

『馬利愛娜現在在那裏？』他喊道。

『離開此地遠得很。』

『那末斐力克司呢？』

『可就是那個不幸而又太過溫良的女人的兒子嗎？這裏是馬利愛娜最後的話語，』她接着說，給他一封信。

『她死了嗎？』他喊出來。

『死了，』老嫗說。

一陣酸楚籠罩了威廉；他簡直不能念巴巴拉放在他面前一個個的字。

『假如你接到這封信，你就哀悼那不幸的友人。這墮地沒幾天我便長逝的兒子，是你的。我死時的一顆心還是屬於你，正如我的表面常和我相反；有了你，我才失去那束縛我生命的一切。我雖不敢說自己

I lost everything that bound me to life. This will be my only comfort, that though I cannot call myself blameless, towards thee I am free from blame."

Wilhelm was stupified by this news. He removed the children from Barbara's care, took them both back with him to Lothario's castle. Felix he kept with him, while Mignon, who was not in best of health, was sent by the baron to the house of his sister, at some distance.

沒有錯，但對你却可告無罪了，這一點將是我唯一的
安慰。』

這些話使威廉發呆了。他從巴巴拉的養護中，把
兩個孤子領過來，親自帶回羅柴列歐的城堡，斐力克
司由他自己來撫養，密格恩因為身體不老好，就被男
爵送到他妹妹家裏，離開此地一些路。

III.

WILHELM'S APPRENTICESHIP

威 廉 的 修 業 年 代

One evening Jarno said to Wilhelm, "We can now consider you as one of ourselves with such security that it were unjust not to introduce you deeper into our mysteries. You shall see what a curious little world is at your very hand, and how well you are known in it." He led our friend through certain unknown chambers and galleries of the castle to a door, strongly framed with iron. Jarno knocked; the door opened a little, so as to admit one person. Jarno introduced our friend, but did not follow him.

Within was complete darkness. A voice cried "Enter"; he pressed forward and found that only tapestry was hemming him in. Raising this, he entered. Within, he found a man, who said, in a tone of dignity, "To guard from error is not the instructor's duty, but to lead the erring pupil; nay, let him quaff his error in deep, satiating draughts; he who only tastes his error will long dwell with

一天晚上，加諾對威廉說：『現在我們既然可以相信得過你是我們中間的一份子，那末我們如再不把我們的祕密多多告訴你，似乎太覺說不過去了。你得明白，一個何等新奇的小世界是近在你身邊，在這小世界中你的聲名是怎樣大。』他於是帶領了我們的朋友穿過堡裏許多向不知名的內室和走廊，最後走到一扇門，那門用鐵裝得好堅固。加諾敲門；它開了一條縫，只容一個人的身體。加諾把我們的朋友帶進去，自己却不曾跟着他。

裏面沒有一點亮光。一個聲音道：『進來；』他連忙向前走，才發覺圍着他的四面的，只是一個帳帷。撩起這帳帷，他走了進去。在裏面，他看見一個人，那人用種莊嚴的聲音對他說：『教師的責任不在防範錯誤，而在領導走着錯路的學生；不但如此，他還要讓他像飲酒似地去飽嘗一口口的錯誤；只有淺嘗錯誤

it; he who drains it to the dregs will, if he be not crazy, find it out."

A curtain closed before the figure, whom Wilhelm vaguely recollected as having seen at some time previously; possibly on the night when he had parted from Mariana. Then the curtain opened again; another figure advanced, "Learn to know the men who may be trusted," he said, and again the curtain closed. "Dispute not with us," cried a voice; "thou art saved, thou art on the way to the goal. None of thy follies wilt thou repent; none wilt thou wish to repeat."

The curtain opened; the abbé came into view. "Come hither," he cried to his marvelling friend. Wilhelm mounted the steps. On the table lay a little roll.

"Here is your indenture," said the abbé. "Take it to heart; it is of weighty import." Wilhelm opened it, and read:

"INDENTURE.

*"Art is long, life short, judgment difficult,
opportunity transient. To act is easy, to think is*

的人才長陷於錯誤；而嘗盡錯誤的人如果神經不錯亂，才會發覺自己的錯誤。』

一個帳幕在那人面前閉攏了，威廉只模糊地記得他好像以前某一時候見過的；大概就在他和馬利愛娜分別的那晚上。那時幕又開了；另一個人走進來，說道：『要學着去認識那些可以信托得過的人，』於是幕又閉了。『不要和我們爭辯，』一個聲音喊着；『你已得救了，你正走向這鵠的的路上。你過去的愚妄沒有一樁會使你後悔，也沒有一樁你會情願去複演。』

幕啓；法師出現。『到這裏來，』他和他的正在驚訝的朋友說。威廉走上了階梯。在桌上放着一個小紙捲。

『這是你的證書，』法師說。『把它記在心理；它有重大的意義。』威廉展開它來，讀道：

『證書

『藝術悠久，人生短促，判斷不容易，機會不長在。實行便當，思維困難，實行而求合於我們的意念

hard, to act according to our thought is troublesome. It is but a part of art that can be taught; the artist needs it all. Who knows it half, speaks much, and is always wrong; who knows it all, speaks seldom, and is inclined to act. No one knows what he is doing while he acts aright; but of wrong-doing we are always conscious. The instruction which the true artist gives us opens the mind, for where words fail him, deeds speak. The true scholar learns from the known to unfold the unknown, and approaches more and more to being a master—”

“Enough,” cried the abbé; “the rest in due time. Now look round you among these cases.” With astonishment Wilhelm found, among others, “*Lothorio's Apprenticeship,*” “*Jarno's Apprenticeship,*” and his own “*Apprenticeship*” placed there. “May I hope to look into these rolls?”

“In this chamber nothing is now hid from you.”

Wilhelm heard a noise behind him, and saw a child's face peeping through the tapestry at the end of the room. It was Felix. His father rushed towards him, took him in his arms, and pressed him to his heart.

却是麻煩。藝術只有一部份能傳授；藝術家所需要的却是全部份。了解一半的人議論縱多，總免不了錯誤；無所不知的人不常說話，只傾向着實行。一個人行為正確的時候，誰都不曉得他在幹什麼；但是錯誤的行為我們却都能意識到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所給與我們的教訓，是在啓發心靈的門戶，因為言語失效的地方，藝術家可以用事實來表現。一位真正的學者從已知求得未知，一步一步走向偉大的途徑——』

『夠了，』法師喊道；『其餘的等到一個適當的時候再念罷。現在先看看你周圍的書架。』威廉好驚異，他在這裏發見羅柴列歐的修業年代，加諾的修業年代和他自己的修業年代都放在架子上。他問道：『我能不能看看這些紙捲子？』

『現在在這房間內，沒有一樁事是隱瞞着你的』。

威廉聽見背後有聲音，一看却是一個孩子的臉，從房間盡頭所掛的帳帷朝裏面窺視着。那就是斐力克司。他的父親向他衝去，雙手抱着他，緊緊摟在懷

"Yes, I feel it," cried he. "Thou art mine. For what a gift of Heaven have I to thank my friends! How comest thou, my child, at this important moment?"

"Ask not," said the abbé, "Hail, young man! Thy apprenticeship is done; nature has pronounced thee free."

After sorrow, often and in vain repeated, for the loss of Mariana, Wilhelm felt that he must find a mother for the boy; and also, that he could not find one equal to Theresa. With this gifted lady he was now thoroughly acquainted. Such a spouse and helpmate seemed the only one to trust to in such circumstances. Her affection for Lothario did not make him hesitate; she looked on herself as free; she had even spoken of marrying, with indifference, indeed, but as a matter understood.

Before Theresa's answer came to hand, Lothario sent for our friend. "My sister Natalia bids me beg of you to go to her as soon as possible. Poor Mignon seems to be getting steadily worse, and it is thought that your presence might allay the malady." Wilhelm agreed, and proceeded on the journey.

裏。

『不錯，我覺得的，』他嚷道。『你是我的。上天賜我怎樣一份禮，我定要感謝我的朋友們！我的孩子，你怎末在這個重要當兒來到這裏呢？』

『別問了，』法師說。『青年，歡呼罷！你的修業時期已經完畢；上天宣布，准你自由了。』

威廉爲了馬利愛娜的死，幾度無益地悲傷，方始覺得自己應該再給這孩子找個母親；同時，他又覺得他不能找到和塞勒莎一樣的人。現在他和這位女才人已屬非常熟諳了。在這些情形下，像這樣一個母親兼內助，似乎是個唯一可以信任的。她對羅柴列歐的愛情並不使他躊躇；她以爲自己還是自由的；她曾經淡然地說過結婚的話，認爲僅屬心照不宣的事實。

塞勒莎的回信還沒有來，羅柴列歐差人去喚我們的朋友。『我的妹妹納脫亞力吩咐我，請你立刻到她那兒去。因爲可憐的密格恩的病好像更加不好了，大家想，你來或者會和緩這病狀。』威廉答應，就起身。

IV.

HEART AGAINST REASON

違 反 理 性 的 心

Behind a light screen, which threw a shadow on her, sat a young lady, reading; she rose and came to him. It was the Amazon! Unable to restrain himself, he fell on his knee and cried "It is she!" He seized her hand, and kissed it with unbounded rapture.

A day or two later, the following letter from Theresa was handed to Wilhelm.

"I am yours, as I am, and as you know me. I call you mine, as you are, and as I know you. As it is no passion, but trust and inclination for each other, that leads us together, we run less risk than thousands of others. You will forgive me, will you not, if I still think often and kindly of my former friend; in return, I will press Felix to my heart, as if I were his mother. Adieu, dear friend! Theresa clasps you to her breast with hope and joy."

Natalia wrote a letter to her brother; she

在一座輕巧的屏風後，一位少婦坐着看書，這屏風的影兒落在她身上；她站起來向着他走去。這就是上文所說的女英雄！他不能自制，他跪下一條腿。喊道：『這就是她啊！』他握住她的手，吻着的時候，有無限的歡悅。

一兩天後，塞勒莎的一封信遞到威廉的手中：

『天生下來的我，和你所認識的我，都是屬於你的。天生下來的你，和我所認識的你，也都是屬於我的。結合我們的不是熱情，而是彼此的信任和傾慕，因此我們所冒的危險比千百萬人都要少。你肯不肯原諒我，假使我現在仍然時常眷念着我從前的友人？如果你能原諒我，我爲報答你，要把斐力克司緊按在懷裏，好像我是他的母親。再會吧，親愛的朋友！塞勒莎擁抱你在她的懷裏，充滿着希望和快樂。』

納脫力亞寫了封信給他的哥哥，她還請威廉添了

invited Wilhelm to add a word or two. They were just about to seal it, when Jarno unexpectedly came in.

"I am come," he said, "to give you very curious and pleasing tidings about Theresa; now guess."

"We are more skilful than you think," said Natalia, smiling. "Before you asked, we had the answer down in black and white," handing him as she spoke the letter she had just written. Jarno read the sheet hastily. "What shall I say?" cried he. "Surprise against surprise! I came to tell you that Theresa is not the daughter of her reputed mother. There is no obstacle to her marriage with Lothario: *I came to ask you to prepare her for it.*"

"And what," said Lothario, taking Wilhelm by the hand, "what if your alliance with my sister were the secret article on which depended my alliance with Theresa? These amends the noble maiden has appointed for you; she has vowed that we two pairs should appear together at the altar.

一兩個字。他們正要封信的時候，加諾出人意料地進來。

『我現在來，』他說，『告訴你們，塞勒莎的新奇可喜的消息；現在先請你們猜猜看。』

『你想不到我們有這樣的靈活，』納脫力亞微笑說。『你還沒有問，我們已早把答案寫在帑上了，』她說話時就把她剛纔寫好的一封信遞給他。加諾匆匆讀過，喊道，『我還有什未可說呢？驚奇的事碰着驚奇的事了！我來告訴你們，塞勒莎並不是那一向被叫做母親的女兒。她和羅柴列歐的結婚現在已毫無阻礙了：我此來就是請你們替他準備婚事的。』

『那便怎樣呢，』羅柴列歐握着威廉的手說，『你以為怎樣，如果我和塞勒莎的結合是依靠你和我妹妹的結合為私下的條件？這些補償，那位尊貴的小姐已給你預備了；她才發過誓，我們兩對應該一同站在聖壇前。她說：「他的理性使他選中我，可是他的心卻是要納脫力亞：所以我的理性應該幫助他的心」』。

‘His reason has made choice of me,’ she said; ‘his heart demands Natalia: my reason shall assist his heart.’”

Lothario embraced his friend, and led him to Natalia, who, with Theresa, came to meet them. “To my mind, thou resemblest Saul, the son of Kish, who went out to seek his father’s asses, and found a kingdom.”

“I know not the worth of a kingdom,” said Wilhelm, “but I know that I have attained a happiness undeserved, which I would not change for anything in life.”

羅柴列歐抱着他的朋友，隨又引導他到納脫力亞那理去，納脫力亞和塞勒莎一同出來迎接他們倆。『照我心裏看來，你像凱許的兒子沙爾，他爲了出去尋他父親的驢子，結果找到了一個王國。』

『我不曉得一個王國有什麼價值，』威廉說，『但是我知道我已得着一種我所不應得的幸福，但是這個幸福，我此生不願把牠去調換任何的東西了。』

英漢對照
西洋文學名著譯叢

伍蠡甫主編

本叢書精選西洋文學傑作，由海內名譯家分別擔任，每種除英漢對照外，並將作家思想，時代背景，全書涵義等，撰為長序，作極為深刻之剖解。讀者手此一編，既可增加閱讀英文之能力，又可養成文學之嗜好。茲先出第一批。

- 1 新哀綠綺思 伍蠡甫譯
Rousseau: *The New Heloise*
- 2 悲慘世界 伍光建譯
Hugo: *The Miserables*
- 3 威廉的修業年代 伍蠡甫譯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 4 阿霞姑娘 席滌塵 崩斯曠 合譯
Turgenev: *Asya*
- 5 阿侃新和倪阿蘭 劉麟生譯
Aucassin and Nicolette
- 6 富於想像的富人 顧仲彝譯
Hardy: *Imaginative Woman*
- 7 新俄短篇小說精選 洪深譯
New Russia's Short Stories
- 8 魯拜集選 伍蠡甫 吳劍嵐合譯
Fitzgerald: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 9 哥德譚話錄 孫寒冰譯
Goethe: *Conversation With Eckermann*
- 10 盧騷懺悔錄 托爾斯泰懺悔錄 伍蠡甫
鮑思信 合譯
Rousseau: *My Confessions*; Tolstoy:
Confessions

西洋文學名著選 五版

◁▷ 孫寒冰 伍蠡甫 合編 ▷◁

本書所選，有歐美的論文，小說，詩歌，童話，書札等名遺三十餘篇；如：雪萊論愛情，基茨黃鶯歌，新俄小說，盧梭新哀綠綺思，郭哥兒外套，哈代兒子否決權，哥德格言，辛克萊詩人，華盛頓別妻詩，小泉八雲文學的情緒，霍桑抱奢望者，莫伯桑嫁粧，海涅石像，蘭伯求婚書，莪默魯拜集選，莎士比亞歌曲，王爾德黃鶯與玫瑰，柴霍甫打賭等篇，莫不內容精湛，文字優美。每篇均首列中文小序，略述作者的生平，思想，作風，和重要著作；末附註解，凡難字，奧句，習語，廢辭，發音等，詳釋以外，間附例證。訂正五版，內容增加三分之一以上，採本書為英文教本者，今已有三十餘校之多。

黎明書局版 洋裝一冊實價一元八角

福地 The Good Earth

伍蠡甫譯 by .P. S. Buck

◆ 關動世界的名著 ◆

本書乃用十分成熟的技術，寫出從動搖而崩潰的中國農村的一切。舉凡農民所受的天災人禍的痛苦，及其顛沛流離的運命，無不繪聲繪色，莫怪能獲得普利賽文學獎金，感化美國朝野借麥債給中國。西線無戰事與黑奴籲天錄僅描寫西方情形，已轟動中國讀者；今本書即以中國農村為對象，是其動人之深，不難想見。伍君譯述之後，又加以長至萬言的物觀批評，以明作者立場與觀點之確正與否，實兼文學名著及文學批評而有之。愛好文學的青年，莫輕輕地放過這本時代的代表作品。

◀ 每冊實價三角 ▶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

兒子們

福地續篇

實價二元一角

SONS

by P. S. Buck

伍蠡甫譯

著者以福地一書，震動中外文壇，近更以本書爲福地續篇，完成一偉大工作。著者以軍閥，地主，奸商的結合，爲中國社會中種種罪惡之主相；以王龍的三子分別象徵此三種人物，表現統治層的意識形態。至其技術之精，想像之妙，造語之巧，可與福地並美。譯者伍蠡甫先生以犀利新穎之筆，十分流暢而忠實地譯述以後，仍照前譯福地，給本書以深刻的批評，尤能引起讀者長思。

三二開本·四〇〇頁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

(三) 書新版出局書明黎

歌德談話錄	法國文學論集	卓別麟	西洋文學鑑賞	窗帘	西洋文學名著選	舊歡	瘋了	福地	兒子們
黃源譯	曾仲鳴著	銀光社編	孫寒冰編	陳果夫著	孫寒冰編	伍光建譯	陳大慈著	伍蠡甫譯	伍蠡甫譯
元角	八角	三角	三元二角	一元	二元八角	五角	二角	三角五分	一元二角

書叢小明黎

——編主凡夫王——

水面落花	花柳	絕妙詞鈔	女生生活素描	往者已矣及他其	竹布衫	三十六鴛鴦
徐蔚著	陳大慈著	李寶琛選	芳菲女士著	王夫凡譯	何家槐著	呂曼雲選註

角三價實册每

對英漢 叢譯著名學文

~~~~編主甫蠡伍~~~~

|       |      |        |     |         |         |       |      |      |
|-------|------|--------|-----|---------|---------|-------|------|------|
| 虛誠懺悔錄 | 魯拜集選 | 哥德譚話錄選 | 情詞選 | 阿侃新和侃珂崗 | 威廉的學習時期 | 新哀絳綺思 | 悲慘世界 | 阿霞姑娘 |
| 鮑思信   | 吳劍嵐  | 孫寒冰    | 顧仲彝 | 劉麟生     | 伍蠡甫     | 伍蠡甫   | 伍光建  | 席滌塵  |

一不價定册各



黎字七九號(T)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1933,5初版

1—2000本

代售處 各埠各書坊

發行所 黎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

發行者 徐源毓

出版者 黎明書局

譯者 伍蠡甫

實價四角

威廉的修業年代



\$0.40